

資治通鑑

冊五

世宗憲皇帝

卷一百一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實封陸貽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十八

屠維大荒落一年

高祖武皇帝十八

太清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會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利必翻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望見之亟帥銳卒攻粲過工禾翻帥讀曰率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截其渡淮之路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

賊桀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

弟昂皆戰死從才用翻親戚死者數百人史言韋仲禮方食

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箸竹助翻被皮義翻騎奇寄翻與

景戰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

人沈持林翻仲禮稍將及景稍色角翻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

禮中肩馬陷于淖支伯仁當作支化仁將即亮翻下同中竹仲翻淖奴教翻泥也賊聚稍刺

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禮被重瘡會稽人惠琚

吮瘡斷血刺七亦翻被皮義翻琚祖悶翻吮祖充翻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

濟南岸復扶又翻下不復綸復同仲禮亦氣索索蘇各翻不復言戰矣邵

陵王綸復收散卒邵陵王綸敗走見上卷上年與東楊州刺史臨城

公大連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並至淦古暗翻庚申列營

于桁南亦推柳仲禮為大都督大連大臨之弟也朝

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朝直遙翻异慚憤發疾庚申卒

考異曰梁帝紀作乙丑今從太清紀典略

故事尚書官不以爲贈上痛惜異

特贈尚書右僕射甲子湘東世子方等及王僧辯軍

至

考異曰梁帝紀作戊辰今從太清紀

戊辰封山侯正表以北徐州降

東魏東魏徐州刺史高歸彥遣兵赴之歸彥歡之族

弟也

己巳太子遷居永福省

永福省在禁中自宋以來太子居之取其福國於有永也

高州刺史李遷仕

五代志高涼郡梁置高州

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

兵萬餘人至城下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

獻策作紙鴟

紙鴟卽紙鳶也今俗謂之紙鴟鴞丑之翻

繫以長繩寫敕於內放

以從風冀達衆軍題云得鴟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

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怪之以爲厭勝射

而下之

厭於協翻射而亦翻

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鄱陽世子

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爲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

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上以朗爲直閣將軍

賜金遣之朗緣鍾山之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達癸未

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莊鐵羊鴉仁柳敬禮李遷仕

樊文皎將兵度淮攻東府前柵焚之侯景退衆軍營

於青溪之東遷仕文皎帥銳卒五千獨進帥讀曰率深入

所向摧靡至菰首橋東橋在青溪上菰音孤景將宋子仙

伏兵擊之將卽亮翻下同文皎戰死遷仕遁還敬禮仲禮之

弟也仲禮神情傲狠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

至門亦移時弗見凡部將見主帥執鞭以爲禮狠戶壑翻由是與綸及臨城

公大連深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侯確有隙永安本漢

陽嘉元年更名永安魏晉屬平陽郡江左僑立南河東郡併僑立永安縣屬荊州注又見前諸軍互相猜阻

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纔

過淮卽縱兵剽掠剽匹妙翻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

官軍者聞之亦止史言臺城覆陷之由王顯貴以壽陽降東魏

侯景命王顯貴守壽陽見上卷上年

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

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至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

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

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藏徂浪翻而不備薪芻魚鹽至

是壞尚書省為薪撤薦剉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薦以

稊結為之所以藉寢壤音怪飼食並祥吏翻軍士無腴腴戶皆翻脯也又肉食肴或煮鎧熏鼠

捕雀而食之鎧可亥翻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

士釋氏謂營膳之所曰甘露廚乾音干苔生於海其形如髮春二三月間海人採取之成片納土窖中出而曬之令乾南人多食之

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眾亦

飢抄掠無所獲抄楚交翻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東城即東府城援軍

斷其路斷音短又聞荊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

臺城不可猝拔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偽求和以緩

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

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

擊之一舉可取也

何相吏翻

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

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

將即亮翻任音士先鎮謂壽陽時已降齊矣

太子

以城中窮困白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

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

仗除兩翻

宜且許其

和更爲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

千載遂報許之

太子綱疑范桃棒之來降而信侯景之請和何其昧也載于亥翻

景乞割江

右四州之地

江右四州南豫西豫合州光州

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

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

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却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

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

梁之智士唯傅岐一人而已質

音致下同

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爲侍中出質於

景又敕諸軍不得復進

復扶又翻

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

爲武可以景爲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

牧河南王如故己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

上甲侯韶吏部郎蕭瑒韶帝室也封上甲侯宋白曰江州德安縣本蒲塘場晉建興初始以爲郡

領尋陽上甲柴桑九江等縣義熙中以尋陽入柴桑上甲入彭澤瑒七何翻又七可翻與于子悅任約王

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柵門遙

相對更殺牲歃血爲盟更工衡翻敵色甲翻既盟而景長圍不解

專修鎧仗鎧可亥翻託云無船不得即發又云恐南軍見

躡援軍時皆屯秦淮南岸故謂之南軍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邀

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絕韶懿

之孫也庚子前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

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或衆合三萬至于馬

印洲馬印洲蓋卽今王家沙老鸛嘴一帶考異曰梁帝紀作丁未今從太清紀典略典略云至于琅邪今從太清紀梁帝紀按

晉置琅邪郡於江乘蒲洲上卽前所謂今王家沙地景慮其自白下而上上時掌翻啓云

請北軍聚還南岸

以地望言之馬印洲在臺城之北故云北軍南岸即謂秦淮南岸

不爾妨

臣濟江太子即勒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

異曰考

梁帝紀作蘭亭苑今從太清紀典略

退恢之子也辛丑以邵陵王綸為司

空鄱陽王範為征北將軍柳仲禮為侍中尚書右僕

射景以于子悅任約傅士哲皆為儀同三司

哲與夏

侯譖為豫州刺史

譖補過翻

董紹先為東徐州刺史徐思

玉為北徐州刺史王偉為散騎常侍

散悉覽翻騎奇寄翻

上以偉

為侍中乙卯景又啟曰適有西岸信至

大江西岸即歷陽

高澄

已得壽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并譙州侯

得壽陽即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既在南岸須於京口

度江太子並答許之癸卯大赦庚戌景又啟曰永安

侯確直閣趙威方頻隔柵見詔云天子自與汝盟我

終當破汝乞召侯及威方入即當引路

言引兵就路還北詔古候翻又

許侯

上遣吏部尚書張綰召確辛亥以確為廣州刺

史威方為盱眙太守

盱眙音吁怡守手又翻

確累啓固辭不入上

不許確先遣威方入城因欲南奔

確蓋欲南奔荆江二鎮

邵陵王

綸泣謂確曰圍城既久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

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

時臺使周石珍東宮主書左法生在綸所

使疏吏確翻下同

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意可見也今召

僕入城何益於事石珍曰敕旨如此郎那得辭確意

尚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為我斬之

為于偽翻

持其

首去伯超揮刀眄確

眄眠見翻目斜視也

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

也確乃流涕入城

景凡所請上交子無不從求以却其攻乃所以速其攻也

上常蔬食

及圍城日久上廚蔬茹皆絕乃食鷄子綸因使者暨

通上鷄子數百枚

上雞時掌翻

上手自料簡

料音聊

獻款哽

咽

獻音虛欵許既翻又音希哽古杏翻

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

水經注武口水

上通安陸之延頭南至武城入大江吳舊屯所在荊州界盡此蓋今之沙武口即其地

湘州刺史河東王

譽軍於青草湖

水經注湘水自汨羅口西北逕壘石山西北對青草湖祝穆曰青草湖一名巴丘湖北洞庭南瀟湘東納汨羅之水自昔與洞庭並稱按一湖之內南名青草北名洞庭中有沙洲間之所謂重湖也

信州刺史桂

陽王慤軍於西峽口

五代志巴東郡梁置信州唐之夔州也水經注江水自巴東魚復縣東逕廣溪峽斯乃三峽首也峽中有瞿塘黃龕二灘慤七到翻

託云俟四方援兵淹留不進中記

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

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

雙六亦博之一名續事始云陳思王製雙

六局置骰子二唐末有葉子之戲遂加至六戰國策曰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可以食子而未下者擬議其便否也賁因其未下借雙六以諷

繹深銜之及得上敕繹欲旋師賁曰

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

之矣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奈何

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

幾居豈翻

慤懿之孫也

東魏河

內民四千餘家以魏北徐州刺史司馬裔其鄉里也

相帥歸之

帥讀曰率下同

丞相泰欲封裔裔固辭曰士大夫

遠歸皇化裔豈能帥之賣義士以求榮非所願也

周據

書裔司馬楚之之後司馬氏本河內溫人魏孝武西遷裔始歸鄉里於溫城起義附西魏與東魏交戰頻有克獲授河內郡守尋加持節

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帥讀曰率

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

聞荊州軍退

謂湘東王繹旋師也

援軍雖多不相統壹乃說景曰

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

之髮不足數罪

用史記須賈之言擢拔也說式茂翻數所角翻

今日持此欲安所

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

背蒲妹翻

願且觀其變臨賀

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可弃去景遂上啓陳

帝十失且曰臣方事睽違所以冒陳讜直

讜音黨

陛下

崇飾虛誕惡聞實錄

上時掌翻惡烏路翻

以祆怪爲嘉禎

祆於驕翻禎音貞祥

也
以天譴爲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

以鐵為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

漢公孫述據蜀用鐵錢

爛羊鐔

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

漢更始濫授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爛羊胃騎都尉爛

羊頭關內侯晉趙王倫篡位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語曰貂不足狗尾續朝直遙翻更工衡翻

豫章以所天為

血讎

見一百五十卷普通六年

邵陵以父存而冠布

事見同上冠古玩翻又如字

石

虎之風也

石虎父子事見晉成帝紀

修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飢

餒竿融姚興之代也

竿融事佛事見漢獻帝紀姚興事佛事見晉安帝紀竿在各翻

又言建

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

闡豪盛眾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

斷丁亂翻

好呼到翻

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

桑中見詩衛國風淫放之詩也

邵

陵所在殘破湘東羣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

猴而冠耳

南康王會理帝子續之子時鎮廣陵定襄侯祗南平王偉之子時鎮淮陰沐侯而冠用漢書語

親為

孫姪位則藩屏

屏必鄧翻

臣至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

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

左傳鬻拳彊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

從之卒
子恤翻

今日之舉復奚罪乎

復扶
又翻

伏願陛下小懲大

戒

引易大傳之
言指斥甚矣

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

城之辱則萬姓幸甚上覽啓且慚且怒

言皆指實而無
如之何有慚怒

而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違盟

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

人

考異曰南史作
三萬今從典略

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

氣急上氣
喘急也被

皮義
翻

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

尸滿路不可瘞埋

羸倫爲翻喘昌
充翻瘞於計翻

爛汁滿溝而衆心猶

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妾置酒作樂

妓渠
綺翻

諸將日往

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

說式芮翻
考異曰典略

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

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

之可以得志綸不從柳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

難

難乃日翻

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為何仲禮亦不以

為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

不孝賊何由平

考異曰典略云柳仲禮族兄暉謂仲禮曰天下事勢如此何不自取富貴仲禮曰兄今若為取之

暉曰正當堅營不戰使賊平臺城囚天子徐而縱兵既破之後復挾天子令諸侯也仲禮納之按景既克城則人情皆去援軍自散仲禮安能帥以破景仲禮閉壁不出自為重傷而懼耳非用暉計也今從太清紀及南史太清紀又云景嘗登朱雀門樓與之語又遺以金自是以後閉壁不戰典略云景遺以金鑲亦又近誣今不取戊午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

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既而鴉仁等

曉猶未至景眾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趙伯

超望風退走

寒山之敗玄武湖側之敗及此時之敗皆趙伯超為之也

會理等兵大敗

戰及溺死者五千人

狄翻溺奴

景積其首於闕下以示城

中景又使于子悅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

景實無去志謂浚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

京師立効浚發憤責之景不對橫刀叱之

示將殺浚也

浚

曰負恩忘義違弃詛盟

詛莊助翻

固天地所不容沈淩五

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爲以死相懼邪因徑去不

顧景以其忠直捨之於是景決石闕前水

石闕前水景決玄武湖以

灌城者也

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

陽太

門臺城六門之一也

終日痛飲

痛音蒲痛飲樽且飲酒也

不恤吏士其書佐董

勛熊曇朗恨之

考之南史此熊曇朗非後來爲盜於豫章之熊曇朗也南史侯景傳作白曇朗曇徒含翻

丁

卯夜向曉勛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衆登城永安侯

確力戰不能却乃排闥入啓上云城已陷上安臥不

動曰猶可一戰乎確曰不可上歎曰自我得之自我

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汝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

爲念因使慰勞在外諸軍

復扶又翻語牛倨翻勞力到翻

俄而景遣王

偉入文德殿奉謁上命褰簾開戶引偉入偉拜呈景

啓稱爲姦佞所蔽領衆入朝

朝直遙翻

驚動聖躬今詣闕